

沈亚作品集



恋火失落的季节

“绑架”她竟被绑架了，
绑她的人竟长得这么帅呀……

14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I 247.57-57

41
214

82102

恋火失落的季节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沈亚作品集、台湾沈亚著·—北京:中国戏剧出版社,2001.12

ISBN7-104-01156-0

I. 沈… II. 沈… III. ①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
②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1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62245 号

国字:01—2001—2902 号

沈亚作品集: 恋火失落的季节 沈亚 著

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海淀区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 81 号)

(邮政编码:100086)

新华书店经销

广东中山市新华印刷厂 印刷

5120 千字 850×1168 毫米 1/32 开本 302 印张 45 插页

2001 年 12 月第 1 版 200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3000 套

ISBN7-104-01156-0/I·472 全套 38 册 定价:372.40 元
本册:9.80 元

作者简介

沈亚本名陈淑玲，沈亚是她从事写作以后起的笔名。

提起沈亚这个名字读者也许觉得陌生，但说起电视连续剧《戏说慈禧》也许就不陌生了。《戏说慈禧》在台湾播映时，许多家庭都备有一本电视小说《戏说慈禧》，作者就是沈亚。

沈亚是地地道道的本土人，籍贯台北县，1959年10月6日出生，10月6日是属于天秤座，所以她自称是天秤座女子，她的经历并不很复杂，当过电视台造型设计和编剧，她目前的职业是自由文学工作者，发表过的作品有《人鱼座女子》等三十几部长篇小说，以及《戏说慈禧》《爱到深处》等电视小说。

电视小说是沈亚的偶得之作，她真正拿手的还是爱情小说，一套感性系列洋洋洒洒，已出了二十五部，三四百万言，在这一系列中，包含着三种不同风格的爱情小说，一种是以《特约情人》为代表的“惊险爱情小说”包括《银翼天使》、《失落的羽翼》、《火神之舞》等。另一个风格的作品——魔幻爱情小说，《魔蝶》、《妖精新娘》就是比较突出的作品。

第三种类型是纯正的爱情小说，像《叶罗》、《血沼泽之恋》、《魔翼下的风》、《风神的女儿》等等。

无论感情的危机也好，情绪的跌宕也好，友谊与爱情交织的罗网，使读者不得不随沈亚的笔去感同身受。这就是沈亚的魅力，与其他女作家的爱情小说比，沈亚的爱情小说每一部都有一个曲折的故事，相对比席绢要显沉重，比于晴要显深沉，是否如作者所言，哪就要读者自己去体会了。

如果说作品有年龄段，有读者群的话，那么我认为席绢属于豆蔻年华的少男少女，于晴属于成熟一些的人们，而沈亚作品的读者面却要超出上两位作家的年龄段，文化层次更高一些，那样理解才更准确，更深刻。

第一章

韦秋纯不相信她会被绑架。

她知道近年来香港的治安已经亮起红灯，一些有钱人都过得有如惊弓之鸟，一有点风吹草动就如临大敌似的，愈是有钱的愈要装穷，劳斯莱斯是由司机坐在后座充当老板，老板则自己开车当司机，深怕被绑架，欧洲车换成了日本车，为的是怕成为歹徒的目标。

有钱人都人人自危，人人小心。

而韦秋纯也以为自己够小心的，她不招摇，不穿金戴银，甚至和朋友出去时也不会张扬地到处请客，都是大家各付各的，她在介绍自己的家世时，也只敢说她父亲是做小生意的，一个月只赚四、五万，甚至偶尔她都要喊穷，向人借个无伤大雅的小钱。

但她还是被绑架了。

当她清醒过来的第一个念头是恐惧和愤怒参半。

恐惧她会被撕票，歹徒会在拿到赎金之后将她强奸或是弃尸荒野，甚至更惨的是尸首不全或是根本就找不到尸首，所有她曾听过或看过的一些绑架恐怖报告，此时都在她的脑中掠过，她会是下一个受害者吗？她能全身而退吗？

令她愤怒的是在光天化日之下，她就在百货公司里

·恋火失落的季节·

被人用麻醉剂迷昏了带走。是她自己太蠢、太大意、太不小心，还是现在的歹徒根本就目无法纪？！

她睁大眼睛，这才注意到房间里还有一男一女，而她是在一张豪华的大床上醒来的，她立刻跳下床，戒备的看着这明明不像是歹徒的一男一女。

石瑞刚也的确不是歹徒，虽然他所策划的这项绑架行为使他可能变成歹徒。

他有一双犀利、精明又冷然自制的眼睛，似乎不必言语就能令人慑服，他坐在一张皮椅上，有些蛮横、有些自以为是的挑眉看她，等着她的反应，在他成熟、俊逸又带着些微冷酷的脸上，看不出他此刻心中的想法，而他的全身则散发出一股领袖气质和不可忽视的力量，他是个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，而且不达目的绝不终止的人。

韦秋纯很少怕过什么人，但是她怕这个男人，怕他锐利的眼神，怕他洞悉一切的那种精明，令人无所遁形，无法在他的面前掩饰她心中的想法；所以她把视线迎向另一个女人。

邢淑依则是完全不同的典型，她看起来柔弱而无助，瓜子脸、清秀、纯净，很漂亮，但是似乎像个易碎的娃娃似的，娇娇小小的，好像无法承受什么打击，一眼就教人肯定她是一个忧郁的女人。

非常的忧郁。

韦秋纯决定，只要他们不开口，她也不开口，说不定他们抓错了人，如果她能沉得住气，说不定下一个小时她就会在自己的家里，忘记曾经发生过这种事。

石瑞刚站了起来，他有一副拳击手般的体格，浑身

上下没有一块肌肉，动作敏捷而灵活，走起路来带着一
种威严、令人折服的气势，他朝韦秋纯逼近。

韦秋纯只退了两步背就抵到了墙壁，她猜测过他可能很高、很壮，但是没想到他是如此的高，如此的结实，他可以赤手空拳的把她折成两半。尖叫是弱者的行为，她的一颗心已经到了喉咙，她的双手背到了身后，她绝不让他看到她的手在发抖。

他本来不打算佩服韦大鹏的女儿，因为韦大鹏算是他的对手，他的敌人，但是韦大鹏的女儿令石瑞刚不得不在心里夸她两声。

一般人，不要说是女人，男人碰到绑架这种事说不定都会吓得双脚发软，屁滚尿流，更何况是一个才二十出头的女孩。但是韦秋纯没有哭泣，没有歇斯底里，没有尖叫，甚至没有问问题，碰到这种状况，没有人不害怕，除非是白痴，相反的，她很冷静的面对一切，隐藏起自己的恐惧，没有在他的脚边晕倒，而他实在受不了动不动就昏倒的女人。

他知道韦大鹏的独生女很美，他看过相片，但是相片还是无法捕捉到她本人的灵气和飘逸，她不是丰满型的，中等身高，但是非常的瘦，连他的肩膀都还不到，深邃如海洋，谜般的双眸，令人想一亲芳泽的朱唇，她没有烫头发，直直长长的，就那么随意的披散在她的背上，一件大毛衣，一条牛仔裤，一双球鞋，就算是这种打扮，她还是有一股优雅的味道在。

“你不愧是韦大鹏的女儿。”他连声音都带着令人不敢和他唱反调的强硬意味在。

韦秋纯没有动，也不敢动，她沉默的迎视着他，不

·恋火失落的季节·

知道他的那句话是讽刺或是真心的赞美，她相信在这种时刻里，少说少错，不说更不会有错。

“韦大鹏的女儿不是哑巴。”他低下头，眼神已经够冷了，不需要再加强。

她仰起头看他，想试试看他的耐性，也紧闭着双唇。

愤怒闪进了他冷冽的眼中，他跨前一步。

“瑞刚。”刑淑依阻止道：“她只是吓呆了。”

“你确定?!”石瑞刚的唇角微微的向上弯了下，他不习惯笑。“你看到她昏倒了吗？你听到她尖叫了吗？她正在冷静的看着我们。”

“她是吓得不知道反应。”

“试试就知道。”他已经到了她的面前，先是用可以吓坏大男人的眼睛盯着她，接着她的双手出其不意的被他给抓了出来，他将她发抖而且冷冰冰的手抓在他的手中，一股不该有的柔情霎时要淹没他似的，他忽然厌恶的甩开了她的双手。

“你的确是怕。”他说，刻意在话里加入得意。

“没有你想像的那么怕!”韦秋纯本能地逞强说，如果这是她的命，她必须死在这里，死在这个男人的手中，她也要死得有尊严一些。

石瑞刚故意把头转开，他看向刑淑依。“淑依！我发现你可能无法胜任看管这个女孩的工作，听到没?!她说她并不是很怕。”

“她本来就不需要害怕。”刑淑依温驯的说。

“淑依！你到底是站在哪一边?”

刑淑依看着韦秋纯，她一直都欣赏坚强的女孩，因

为她不坚强，至少在她面对那个悲剧时，也被徹底的击溃，必须做精神、心理治疗。而韦秋纯像是一个小斗士般，她勇敢的面对每一个可能的状况，争取可能有利的机会，她没有被石瑞刚给吓住。

连男人都怕石瑞刚。

但是这个小斗士显然真的没有她和石瑞刚想像的这么怕。

“瑞刚！何必吓她，你只想达到目的，并没有要伤害她的意思。”刑淑依这么说是想要韦秋纯放心。

而韦秋纯也真的没那么担心了，她说他们不像歹徒，至少不是那种一脸横肉，獐头鼠目的无耻之徒，倒像是智慧型的罪犯，她所处的地方也不是什么废弃的仓库或是工地，反倒像是豪华别墅的客房，如果他们真的想对她不利，不必如此的善待她。

想通这点，她发现她的手不再冰冷，血色也回到了她的脸上，她甚至敢明目张胆的瞪着他。

石瑞刚马上发现到情况有变，这个“肉票”的脸上不再害怕，不再有惧色，反而有喧宾夺主的笑容在，他冷冷地接下她的瞪视，微微转头看着刑淑依。

“淑依！给我十分钟，你先出去。”

“你——”

“我要和她单独谈谈。”他又转回来，盯着韦秋纯。
“让她了解她自己所处的状况。”

韦秋纯就知道自己不该得意得太早，更不该在关公的面前耍大刀；在老虎的嘴上拔毛，这个叫瑞刚的男人非常的危险，他一个表情就能令她乖乖的不敢过于嚣张，她必须留下这个可能帮她的女人。

· 恋火失落的季节 ·

“求你不要走!”她咽下骄傲,开口向刑淑依求救。

“淑依!别理她!”

刑淑依没有第二个选择,给了韦秋纯一个不会有事的表情,她离开了房间。

韦秋纯首次尝到了孤立无援的滋味,她父亲有鉴于现今社会的混乱和治安不佳,派了两个人亦步亦趋的跟着她,怕她出事,是她硬是和父亲吵翻了天,闹家庭革命,父亲才收回成命,结果现在倒楣的是她,真是悔不当初,她早该听父亲的话。

“你坐下!”他命令道,他自己也走回皮椅。“你马上就会了解整个状况。”

她没有坐下,冷眼看他坐得四平八稳,舒舒服服的,而他对她的反抗态度也没有第二句话,似乎已在他的意料之中,韦大鹏毕竟没有教出一个懦弱的女儿。

“我会放你回去。”

“既然如此,你又何必费事把我抓来?!”

“当然是有用意!”

“我想也是。”她并不想用这种尖酸的口吻,但是她忍不住。“你不像是吃饱没事做的人。”

“你也不像是不知天高地厚的女孩。”

她决定她还是做个聪明人,不要真的把他惹毛了,现在他还没有对她怎么样,可不保证他会一直如此的客气,于是她在地毯上盘腿而从,乐观的面对一切可能的状况,她相信他不至于会对她怎么样。

“我叫石瑞刚。”他自我介绍。

“好名字!然后呢?”

“我和你父亲在争一个财团的合约,国外的大财

团。”他看着她的反应。“包括桑拿浴、夜总会、俱乐部，钻石、珠宝连锁店的代理权、经营权，国际的连锁，我打听过所有的对手，你父亲是我的唯一劲敌，我只好出此下策绑架你，当作和你父亲谈判的价码。”

“你不觉得自己这种做法很下流吗？”

“我伤害你了吗？”

“你妨碍了我的自由，我可以让你坐牢。”这会儿她笑了。“我不觉得你用没有伤害我这个理由就可以摆平这件事！”

“我并没有勒索。”

“我‘邀请’你到这里来作客！”

她有恃无恐的将双手撑在地上，脸上有着嘲笑的笑靥。“石瑞刚！如果每个人做生意都像你这么耍手段，使心眼，那这个社会根本就没有法律，也没有了游戏规则，如果你现在放我走，我可以当这件事没有发生过，一笑了之。”

“我会放你回去，当事情过后。”

“我爸爸不见得会屈服。”

“我们手中握有他的独生女。”

“你真的不像是这种人。”她沉吟道，一副替他惋惜的样子。“如果你正正当正的争取到这个合约，你会心安理得，你会赢得光荣，如果你用这种卑鄙的手段，我会头一个揭发你。”

“这是你父亲欠我的！”他猛然的起身，眼神非常的冷酷。“他欠我的！”

“我父亲欠你什么？！”

“八年前的一场大火夺走了淑依的所有亲人。”他咄

·恋火失落的季节·

咄逼人的看着他。“淑依一家人到你父亲所经营的连锁餐厅去吃饭，火灾发生时，餐厅的员工不顾人命，延迟救火和疏散客人的时机，使得淑依一家人葬身火窟，我的父亲也在那场大火中丧生，他是消防队长，他为了那场大火付出了他的生命。”

韦秋纯的喉头一紧，她神色黯然。“我知道那场大火，但是责任不在我父亲，他并没有实际经营那个地方，那只是他事业的一部分。”

“你现在当然可以推得一干二净。”

“好吧！现在说是谁的责任都没有用，我父亲当时获判无罪，而且死者和伤者都获得了赔偿。”

他摇摇头，毫不赞同她的话。“意外伤人、失火等罪名，你父亲有财有势，他当然可以让自己脱罪，但是你想过这些死者的家属吗？！”

她茫然的低下头。

“淑依是她家唯一的幸存者，她几乎精神分裂，治疗了近两年才恢复正常，而我的母亲也因为伤心过度，终日以泪洗面，不过三年的时间，也撒手人间。”他以苍凉、苦痛的语气诉说着。

“不是我父亲的错。”她喃喃的说，不知道他已经走到了她面前。

他连一声警告都没有，抓着她的肩膀把她举了起来，让她平视着他的眼睛。“多少人家破人亡，你的父亲没有错？！他督导不周、没有尽到监督的责任，几个臭钱就能唤回我们死去的亲人吗？”

她含着眼泪看着他。

“我拿了我爸爸的赔偿金，加上淑依的，我们开创

了属于我们的事业，你知道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吗？打倒你父亲的事业，让他一文不名。”

她又惊又呆。“不！”

“我一定要拿到这个经营权和代理权，不管是用什么手段。”他放下她。“我等这一天已经很久了，我和淑依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，几年来不停的扩充我们的事业，为的就是这一天，早晚我们会吞下你父亲所有的事业。”

“我不会成为你们的帮凶，和我自己的父亲为敌。”她想也不想的说：“那场火是个意外。”

“如果早个五分钟广播，早点疏散人群，说不定伤亡可以减至最低的限度。”

“我的父亲并不在现场，那只是他的事业之一！”她急急的说，胸口剧烈的起伏。“你以为他希望发生那样的事吗？他也痛苦，不是为了那家餐厅，而是为了那些死伤者，请你相信我！”

“你是他的女儿，你当然会维护你的父亲。”他的话里都是刺。“再下来你会说他是一个圣人。”

“我可以回去说服他放弃这个代理权。”

“他要这个代理权，和我一样的急切。”石瑞刚轻蔑道：“他不会放弃的，这个代理权可以使他的事业到达顶峰，如果他得到了，以后我更没有机会扳倒他，所以我非争取到不可。”

“她转过身，踱向角落的窗口，看来除非他得到他想要的，否则她是不可能离开这里，不过她至少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在哪里。”

“韦秋纯！即使你是一个犯人，你也会是一个很舒

- 志气失落的季节 -

服的犯人，何况这是暂时的。”

她望向窗外的草坪，这不是监狱！这的确是一个舒服的环境，但是她没有自由，她是被囚禁在这里，一想到她会有一段时间必须面对他，她就无法冷静。

“什么时候签约？”她以绝望的语气问道。

“一个月后。”

“如果我父亲同意放弃呢？”

“不！”他一个冷笑。“你要等一个月，白纸黑字签好合约，我确定我把代理权拿到手之后，我才会让你走，所以这一个月内，我希望你好好当“客人”，不要有逃跑的念头，我不是一个残暴的人，但如果你把我逼到了边缘，我会失去我的“风度”的！”

她转头回望他。“这是一个愚蠢的报复。”

“不要用话激我！”

“我父亲穷困潦倒，一文不名就能让你和刑淑依快乐，能挽回那些死去的生命？”她对他动之以情。“何况你们今天的事业还是拿我爸付的赔偿金来创立的！”

“还有我们的努力！”他阴沉的抿着他的双唇，否定了她的话。“你再好辩、再有理，也改变不了任何的事实，我劝你最好死心！”

“我不会乖乖的待在这里。”她不该说出来的，她可以放在心里盘算。“你如果以为我会像个模范犯人似的在这里待上一个月，那你是在做梦！”

“有时我真怀疑你是不是有脑子。”

“我对你也有这种怀疑。”

“你真的不知道天高地厚。”他眯起眼，好像在考虑要怎么处置她。

“你也是，否则你不可能策划绑架我。”

石瑞刚必须出去透透气，必须让他的脑子理个头绪出来，否则他不知道他会对韦秋纯做出什么，她绝不是只柔顺的小绵羊，她是有一双利爪的野猫。

走出房间前。“你最好不要给我惹麻烦。”他叮嘱道：“否则我保证你会后悔！”

“你也一样！”

“你最好管住你自己的嘴巴，祸从口出。”

她闷哼了一声，看着他走出去，并且听到了锁门的声音，她疲倦的往床上一躺。

她一定要离开这里。

她必须离开这里。

● ● ●

刑淑依细致的脸上笼罩着犹豫、担心，她一向都听石瑞刚的，但是她不知道这一次她做对了没有。

八年前的那场大火夺走了她的家人、石瑞刚的父亲，她和他由陌生到熟悉，他们一起走过了那段失去至亲、悲伤又无助的日子，是他鼓励她去接受心理治疗；走出悲剧的阴霾，他们之间也发展出兄妹般牢不可破的感情，她把拿到的赔偿金和那些善心人士的捐款，全部都交给了石瑞刚，加上他的钱，由他去发展事业，到现在为止，他们拥有一家饭店，三家餐馆，一间休闲娱乐部，他们的日子过得忙碌但是富裕，她已经慢慢的忘掉那个悲剧，准备迎向另一个阶段的人生，直到这个美国财团要和香港签订连锁代理权和经营权的事。

·恋火失落的季节·

石瑞刚就像着魔似的，尤其是在他知道韦大鹏是最可能夺标的人选时，他简直就是发狂了，他发誓为了拿到代理权，决定不管用任何手段，他都要教韦大鹏灰头土脸，付出代价，而最直接又最有效的方法就是——他的独生女。

刑淑依一开始并不赞成，但是石瑞刚说服了她，她对他一向言听计从，在见到韦秋纯之后，想到她和石瑞刚可能犯下的罪，她真的觉得自己做错了。

现在把韦秋纯放出去还来得及吗？

见他来到大厅，她立刻由豪华的法国路易十四精致坐椅起身。“放了她吧！”

石瑞刚脸上的线条更加的冷硬，更加的没有情理可让。“淑依！不到十分钟你就给那个女孩唬住了吗？”

“绑架是很严重的一项罪。”

“这不是绑架。”

“那你称这是什么？”她忧心忡忡。“我们限制她的自由、她的行动，违反她的意志，对她的失踪，她父亲不会不闻不问的，到时说不定我们会失去一切，而且在牢里度过我们的余生。”

“不会有这种情形！”

“警察说不定已经在查了！”

“让他们查吧！”石瑞刚并不在乎的样子。“他们不可能想到我们，我们不是歹徒、没有前科，我们规规矩矩的做生意，他们绝猜不到是我们。”

“纸包不住火！”

“淑依！你应该最清楚我为什么要这么做！”他站在酒柜前，似乎一点也不动摇心意。

·恋火失落的季节·

“我们还是可以得到代理权，而不必把韦秋纯留在这里，我们有我们的优势和条件，那个美国财团说不定会选择我们。”她满怀希望的说。

“‘说不定’?!”他笑得好无情。“淑依!我们不能把未来建在‘说不定’上，这次我不要出一点差错，我一定要拿到那个代理权，八年来，我没有一天可以忘记那场火。”

“瑞刚! 韦大鹏他——”

“别替他说话!”石瑞刚迅速的打断她。“法庭可以判他无罪，他可以说他自己无罪，但是我做不到，我要他付出代价。”

“那你要怎么联络他?”

“由韦秋纯自己和她父亲联络。”他胸有成竹的说：“我已经派人送了封信给韦大鹏，叫他不准报警，叫他等消息，他一定要亲耳听到他女儿的声音，否则他是不会屈服的。”

“韦秋纯肯打这通电话?”

“吃过晚饭再叫她打。”

“瑞刚! 你有把握吗?”

“你以为韦秋纯能难得倒我? 石瑞刚自信满满的反问。

刑淑依就没有这么乐观了，一般人的反应都没有在韦秋纯的身上出现，她既没有吓得求饶，甚至还敢拿话激石瑞刚，有她这样的勇气和胆识，瑞刚真的还以为这是一件易如反掌的事吗?

“淑依! 你不要担心。”他走过去安慰她，对淑依而言，他不只是个哥哥，有时甚至还扮演着父亲的角色。